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歷經九十三、九十五及九十六年度三屆的「臺灣工藝之家」，已遴選出共一百一十七位在各工藝領域成就卓著的臺灣工藝家。繼第 27 至 32 期「九十五年度臺灣工藝之家」的介紹後，《臺灣工藝》自第 33 至 38 期將接續介紹四十二位「九十六年度臺灣工藝之家」在各領域的卓越表現。

採訪・撰文／林玉 Lin Yu



Lin A-long 林阿隆

木雕・花蓮縣光復鄉

五十年餘前，一個原住民小孩因常聽漢人說：「讀書才有前途」，他不顧家人反對，為了要唸書而離家出走。知識的澆灌豐饒了思維，他先後當上小學老師、主任，更為了發揚族人文化而學習木雕，成為工藝家，將文化與技藝傳承給學生，這個努力向上提升、往下傳遞的人就是林阿隆。

早年原住民以務農維生，多數生活艱苦，只能餬口。五十餘年前僅有少數孩子能受高等教育。出生在花蓮光復鄉的林阿隆也出自農家之門，家境並不富裕，「小時候幫農、看牛，可是，我喜歡看書呀！不喜歡做農事」，個性樸實、溫和的他直率地說出心中語。

林阿隆個性溫和，但卻有顆不服輸的心，不甘順應上一代承襲當農夫。國小畢業後，他考上鳳林初中，但是家裡經濟繳不起三百元的學費，最後還是靠山地獎學金才進入花蓮初農就讀。「別人在玩，我躲在路燈下看書哪！可是用功也沒用呀，家裡沒錢還是不讓我升高中」。回憶當年，林阿隆的語氣中仍透著無奈。為了想繼續唸書，他到花蓮糖廠打工賺錢，一個月四百八十元，那時他心想，有錢就可以繼續唸書了。

「還好當時政府有培育原住民師資，我才進能去臺東師範學校唸書。」1968年從師範學校畢業後，他選擇

返鄉服務，因為熱中繪畫，幾年後又進入花蓮師專美術組進修。臺灣各原住民中，阿美族漢化最早且深，因此相對地在文化上的保留也較少。林阿隆從那時開始追思自己文化的根源，翻閱文獻了解阿美族的木雕、舞蹈、陶藝。擅長繪畫的他在1980年嘗試將平面的繪畫轉成立體的雕刻，參加雕刻研習班深入了解木雕工法，並在學校推廣木雕創作教學，規定學生畢業前要交出兩件作品，此舉除了使木雕技藝得以傳承外，也陶冶了孩子們的心靈。

對藝術工作者而言，從文化與生活中萃取創作靈感是最便捷且常見的方式，林阿隆因為受過高等教育，因此在創作時他並不一味依循傳統，而是將傳統與生活經驗相互融合，並從中加入自己的思維與創意。其創作主題分為：阿美族的傳統建築太巴塢祖屋，對阿美族母系社會的讚揚，父親的輔佐角色，用月亮做表徵，熱情洋溢的傳統舞蹈，農耕情景等五大類。

漢人社會中，男尊女卑是傳統，母系社會的阿美族則反其道而行，「女人為大」，家中大小事都是女人權柄在握，財產亦歸女人所有。據此，林阿隆雕了一對作品，一為〈大口〉，一為〈小口〉，描繪張著大口和張著小口的兩張臉像。他說：「〈大口〉是太太，〈小口〉是我。太太大聲叫，我就輕聲應，阿美族女人最大。」林阿隆藉此件作品解釋母系社會裡的夫妻相處之道，粗獷的線條同時展現了木雕特有的拙趣。在幾何圖形的妝點下，林阿隆在〈兩小無猜〉裡，則以樸拙的刀法表現公主與勇士的甜蜜。

和許多原住民族一樣，阿美族崇敬天地自然景象，作品中經常可見日月星辰、草木果實的圖騰。除了〈兩小無猜〉的圖案飾邊外，林阿隆的〈四面埋伏〉以擬人化的方式將太陽尊為神社，意表遭逢任何困難，太陽都會化解族人之難。

太陽是母親，父親就是月亮，在構圖看似抽象的〈五所不在〉中，四角的圓洞如月，意喻阿美族男人，圍繞著中間的太陽——亦即母親，眾月拱陽是部族不變的傳統。同樣使太陽居於中央，〈百步蛇〉卻運用了原屬排灣族特有的百步蛇圖騰，飾以阿美族的黑與紅圖騰



1



2



3



4



5



6

• 林阿隆：976花蓮縣光復鄉武昌街87號

- 1-〈大口〉表現阿美族母系社會的女性權威
- 2-〈小口〉表現母系社會中應和女性的男性角色
- 3-〈阿美族守護神〉展現出林阿隆絹印作品的童趣
- 4-〈四面埋伏〉表現出阿美族對太陽的尊崇
- 5-〈兩小無猜〉描繪阿美族的一對甜蜜愛侶
- 6-混搭排灣族的百步蛇圖樣和阿美族黑紅顏色的〈百步蛇〉

顏色，用兩者的混搭來說明族群融合的概念。

風格多樣是林阿隆作品的特色，他的浮雕多半刻畫傳統的原住民生活風貌，但粗獷的刀法中可見細膩之處；其立體雕刻更是凸顯了這一點，其雕刻線條粗獷、簡潔，帶著憨厚與趣味，從神情即可閱讀作品的寓意。

除了木雕外，林阿隆也做絹印，他採集臺灣各族的原住民文化為題材，以拙樸卻又靈動、逗趣的筆觸，刻畫出手足舞蹈的原住民。在鮮麗而調和的色彩表現下，他作品中的圖騰與傳說都成了文化與創意的絕妙融合。





刻畫歲月與人生的木雕家林進昌

Lin Jin-chang  
**林進昌**

木雕・苗栗縣三義鄉

大學多采多姿的生活、更上一層樓的學歷，是學子們挑燈夜戰的目標。板橋高中畢業的鯢鯢仔林進昌，卻因私立大學沈重的學費與對前途茫茫的困惑，選擇捨學歷充實力，拜師學雕刻，從此步上藝術創作之路。

出生在藍領家庭的林進昌，父兄皆從事油漆工作，他是家中的高知識分子。板橋高中畢業後，他考上淡江大學土木工程系，「我很猶豫要不要讀，因為學費實在太貴了」。因為顧慮家中經濟的負荷，他直到成功嶺受訓完，至註冊最後一天才到學校辦理入學手續。沒申請到校舍的他，開學後從萬華到淡水，一天得花上四個小時通勤上學。費時、加上看不到土木工程系日後的出路，讓他萌生了一技之長比文憑更踏實的念頭，所以念一學期後，他就毅然走出大學校園。

不念大學就得入伍，這段等待徵召的不確定時間，也是林進昌尋思自己未來的時期。某日，他路過龍山寺附近的佛像店，看到一個師傅在門口雕佛像，「哇，這師傅好厲害！」林進昌在心裡讚嘆。靦腆的他不敢駐足看人雕刻佛像，不斷在街上徘徊，最後才回家翻電話簿，找了一間離家近的佛具店，詢問是否有意願收徒弟。「通常學徒都是十幾歲，你二十歲年紀有點大，三年四個月才能出師耶！」老闆很直接地說。「我在等當兵，對木雕很有興趣，能學多少算多少，只要肯收，其他都沒問題」，林進昌如實回應。或許姓林的他與木頭的因緣深厚，土木工程沒唸成，卻轉而當起了木雕學徒。

老闆是個不藏私的人，體念林進昌入伍在即，因此跳級授藝，「我第三天就磨刀，三個月時已可做粗胚」。老闆見他是可造之才，另眼看待之餘，更是傾囊相授。而林進昌看到店內師傅論件計酬，收入可觀，心想雕刻既是興趣，又可當職業，挺不錯，就這麼一刻訂

終生。

退伍後，林進昌繼續學藝，兩年後即升格當師傅，按件計酬領薪。1987年，臺灣經濟起飛，股市飆漲，各行各業生意興隆，林進昌刻佛像的收入也頗有一段好光景，後來更自立門戶在家接單。但隨著大陸改革開放，木雕市場進入價格血戰，「臺北同行很多是同門師兄弟，不小心容易造成搶單，這樣很傷感情」，顧忌情誼之下，林進昌遂轉進三義，另闢門路。

在一次朋友相約參觀三義木雕嘉年華的場合中，林進昌發現三義的木雕市場比較多樣化，剛好朋友有一間店面，於是兩人起意一起經營。三義以天然巧雕為主，這裡雕刻群雄聚集，多樣的題材與表現方式讓林進昌有機會逐步嘗試、探索、挑戰轉向藝術創作的可能性。

「人物」是林進昌轉型的首選，他的作品皆以「升斗小民」為主題，為了掌握人物神韻，他經常到廟宇、街坊尋找創作題材。藝術與生活間的臍帶關係，使他信手拈來皆是題材。

1997年，裕隆汽車舉辦第一屆「木雕金質獎」，競賽開始前，適巧中油煉油廠發生氣爆意外，多名消防員因此受傷，這個意外使得林進昌回想起幼時鄰居失火時，親睹消防員英勇救火的經驗，於是他以〈打火英雄〉參賽，初試啼聲就抱回首獎。儘管他謙稱得獎有時候也須靠運氣，但這個鼓勵也讓他更奮力堅持創作。

不過，為了給家人安定的生活，林進昌婚後開始經營以木雕為主題的民宿，並一面設計由樹枝組合的半成品人物，讓遊客可以自行完成，然後帶回家留做紀念。他認為一般未受訓練的人要拿刀雕刻不易且危險，組合式的木頭是讓大眾接觸木雕最直接的方式。然而，「做民宿很花時間，創作時間相對變少，而且我不是一個擅聊天的人」，所以最後夫婦倆還是將經營六年的民宿結束，專心創作。

林進昌的人物雕刻細膩溫潤，具有純樸韻味。如〈未知〉刻畫一老嫗手持筊，閉眼虔心向神明述說困惑及祈求。這件作品以簡潔的刀法處理衣飾，細膩刻出臉部皺紋，呈現歲月的風霜。

〈先知〉則描繪了一位住在苗栗附近、遠近馳名的瞎眼算命仙。八字長眉、八字鬚，眼瞎，緊抿雙唇，算命仙的表情莫測高深；但著汗衫、短褲、打赤腳、背著學生用的書包，也有著隨遇而安的豁達。林進昌為求作品更顯立體，在亮處以鐵刷刷白局部，使光影的明暗對比如同一幅畫作。

老人和小孩是林進昌的常見主題，而這些表情肅穆、身形孤寂、眼神落寞的老人，對照著奔跑嬉戲的孩童，說明了林進昌是一位刻畫歲月與人生的藝術家。🌱



1



2



3



4

• 林進昌：367苗栗縣三義鄉勝興村水美37號

1-〈未知〉刻畫一老嫗手持筊，祈求神明的虔誠。

2-以父親的肖像完成的〈思想起〉

3-靈感來自兒時記憶的〈小跟班〉

4-〈先知〉中的算命仙，表情莫測高深。





從商而藝、進而傳承的漆藝家徐玉明

Xu Yuming  
徐玉明

漆藝・南投縣埔里鎮

漆，在中國歷經數千年的歷史，從實用到觀賞，漆藝的博大精深，製作過程耗時費工，被視為富貴人家才用得起的「奢侈品」。相對於昔日各種生活器具皆與漆形影不離，隨著文明的演進，漆藝與常民生活漸行漸遠，擔任龍南天然漆博物館經理的徐玉明對此感慨萬千，「現在漆藝僅能算是傳統工藝的傳承，要擴展到生活實在不容易呀！」

徐玉明從事漆藝與家業有關。臺灣的漆業從日據時代開始蓬勃發展，漆器對日本人而言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器物，因此據臺期間，日本政府於新竹北埔、苗栗銅鑼、南投埔里等地遍植漆樹。徐玉明的祖父早年即種漆樹，1962年，父親徐阿龍評估南投埔里土質與氣候更適宜漆樹生長，且品質甚於苗栗，於是舉家遷移至埔里，開始大量種植漆樹，並成立「龍南天然漆公司」，在四甲地的漆樹田中，從生產、製造到行銷一條鏈，供應臺灣百分之八十五的生漆產量，風光一時，被譽為生漆大王。

漆工的收入當時媲美金瓜石的淘金者，不過高價背後的付出卻也有著辛酸，因為割漆不能在白天，在日間的陽光照射下，漆樹的導管會萎縮流不出汁液，因此割漆作業多在午夜12點開始。12點一到，只見每個人頭頂手電筒，帶著樹皮刀，工作直到天亮。夜裡的鄉間是蚊子的地盤，割漆人都成了蚊子的「食物」，再加上生漆有活性酵素，一碰觸肌膚，人人幾乎難免「被咬」之痛。蚊子的吸血叮咬、漆液蝕膚，讓徐玉明直嘆：「這個行業真的很辛苦！」

漆器的根源在中國，再從唐朝流傳至日本發揚光大，融入生活，日本人對漆器的情有獨鍾至今猶可見。徐玉明表示，龍南天然漆行的漆深受日本市場的青睞，

因為銷路佳，甚至一度還曾遭大陸抵制；不過1986年，從濁水溪登陸的韋恩颱風重創南投縣，埔里的漆樹毀掉將近九成，農人因而紛紛改種檳榔；隨之，因產業結構生變，大陸搶食市場，工資成本提高等諸多因素，天然漆市場逐漸沒落，成為夕陽產業，龍南天然漆公司於是成為臺灣碩果僅存的漆業業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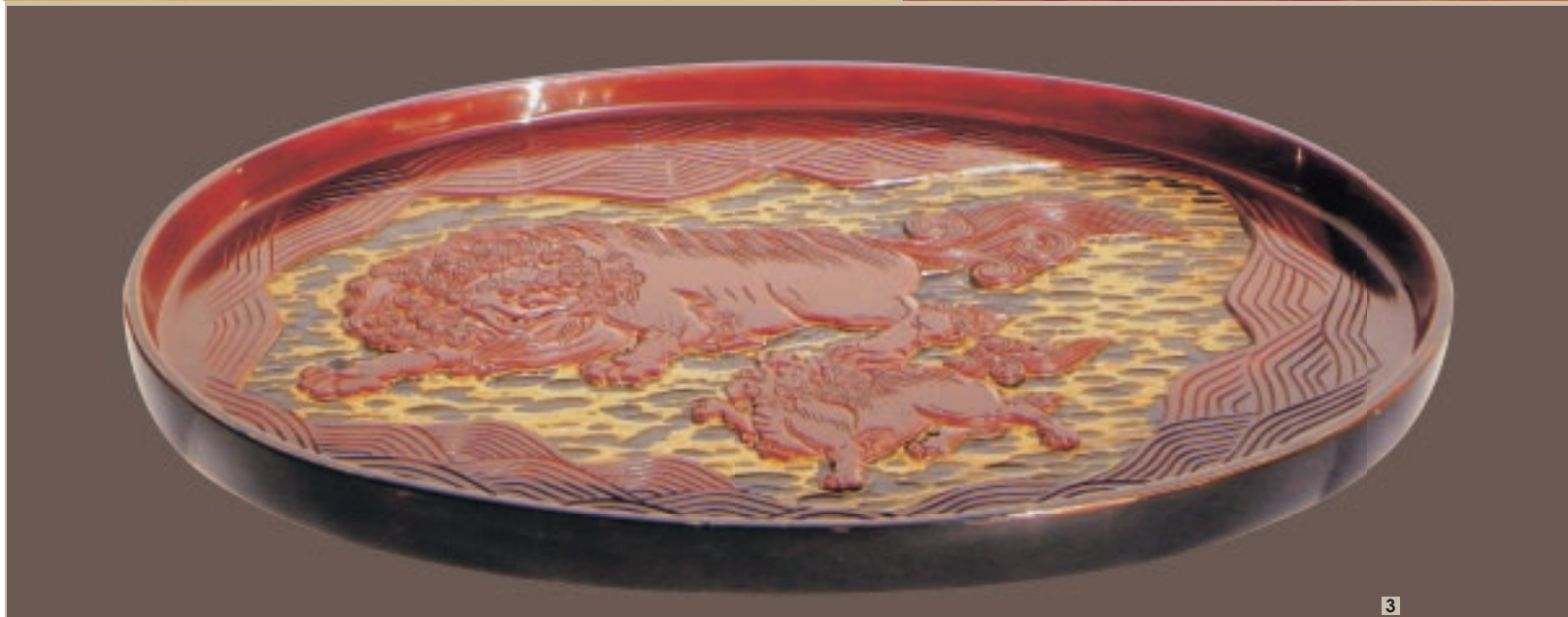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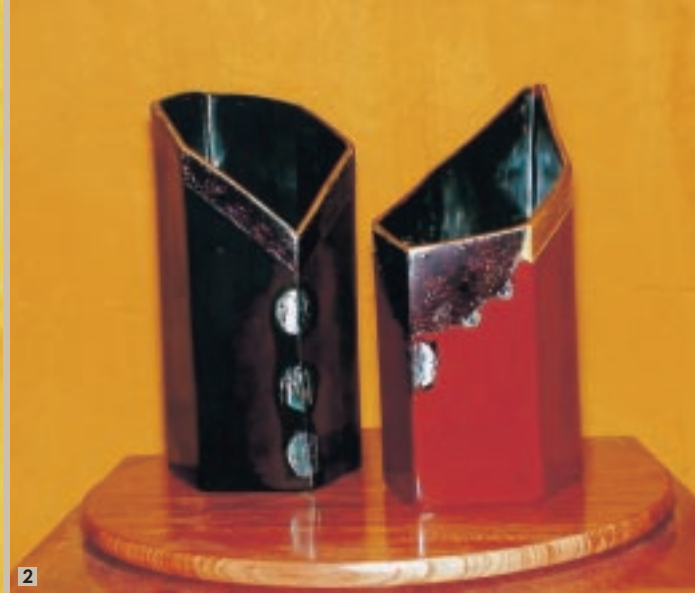
早年為了深透了解製漆的技術，徐玉明和任龍南天然漆博物館館長的兄長徐玉富曾先後向日本東京大學化學系教授熊野谿從學習天然漆化學應用，聘請天然漆化學專家永瀨喜助老師指導臺灣漆的採取、保存、改質，向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教授陳劉旺請教臺灣漆氧化，促進乾燥硬化，也請益嘉義大學生科院院長邱義源博士有關漆生理活性觸媒酵素的應用。徐玉明從漆的基本性質學起，繼而擴大所知領域。他說，自己一定要試過，才能送到客戶手中；要先懂得品質好壞，才能深入了解使用方式。徐家兄弟的齊心，讓龍南天然漆公司的品牌成為業界翹楚。

然而，面臨產業結構的轉變，徐家兄弟也力圖轉型走精緻路線。當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為推展傳統工藝，開辦「漆器工藝人材培訓班」，邀請臺灣第一代漆藝家王清霜傳授指導時，參加培訓的徐玉明邊學邊問，亦曾隨漆藝家賴作明及黃麗淑學藝，自己並曾前往大陸廣習漆藝技術。80年代中期，龍南天然漆公司接受日本訂單生產脫胎漆碗，不僅一個月外銷數十萬個，有些比較懂漆器的行家竟又從日本購回臺灣，由此不難窺知徐家手藝之精湛。

過去，雕漆是皇家宮廷的工藝器物，橫跨唐、宋、元、明、清五個朝代，歷來具有崇高的階級象徵地位和藝術價值。根據史料記載，雕漆技術在元、明年間臻於完美，所謂雕漆係將漆層層堆疊，到達某個厚度，再以浮雕刀法刻出一幅幅精緻圖案。

「大陸的漆雕屬於軟雕，漆還沒乾就雕，作法比較輕鬆，且大陸的漆加入很多桐油，大概六十年就會產生龜裂；日本則是為了增厚，加入很多礦物粉；我用的完全是天然漆，一層一層鋪疊，每一層都要等乾了再上新漆，直到兩、三百層厚再進行雕畫，放個兩百年都不會壞。」據古籍所記載，雕漆的工序繁複，從設計、制胎、燒藍、作地、塗漆、畫工、雕刻、拋磨、作裡、作舊等，一點也馬虎不得；雕漆更是一刀見功夫，下刀若有任何閃失，即前功盡棄，這也是古時漆藝備受珍視的原因。「看懂的人會珍惜，看不懂的人是不屑，但是現在看不懂的比較多」，徐玉明言語中帶著慨嘆！

對徐玉明而言，雕漆如同修行，因為創作過程必須專心一致，尚且要有熬得住的耐心。他對漆藝堅持的理



• 徐玉明：545南投縣埔里鎮北平街211-1號

- 1-〈延續〉使剔紅雕出龜與鶴。此作是對漆藝世家的期許。
- 2-〈合盒筆筒〉係以金屬、布、紙和漆等複合媒材創作而成。
- 3-〈戲〉以布與精緻漆複合而成，獅戲意味深長。

念是：「作東西要下感情，不能隨便。」在每次創作過程中，他精算顏色的增與釋、每一層漆的厚度、乾的時間等，長期做紀錄，整個摸索過程歷經十年。這個信念與長期累積的功力，讓他初期參與各項賽事無往不利，作品曾入選全省美展、工藝之夢，「剛開始覺得獲獎很容易，可是最近十年卻屢戰屢敗，但是我也還是屢敗屢戰。」徐玉明經歷韋恩颱風、九二一大地震及工廠祝融，漆樹、漆器收藏、作品、生財器物等毀於一旦，還是憑著客家人的硬頸撐過來，他覺得十年未得獎也是一種激勵，驅策自己更向前進。

徐玉明的〈戲〉以布與精緻漆複合而成，塗裝的漆厚達一百餘層，歷時一年半才完成。漆盤是百餘年的古物，圖飾以剔黃、剔紅、剔黑三種顏色來表現，古盤裡一隻大獅與幼獅嬉戲。徐玉明表示，大獅音喻太師，古時候太師是太子老師，具有極高地位，而大獅亦有尖銳牙齒，隨意張口容易傷人；幼獅則「幼師」之諧音，表

示尚不成材，也不可隨意亂說話。此作不僅意喻甚深，獅子之線條也相當細膩古雅。

中國傳統文化喜透過動植物或神獸表現願望或寄託，「坐享龜齡鶴算，穩佩金魚玉帶」的詞裡，便透露了「龜齡鶴算」的吉祥，徐玉明的〈延續〉即是參古而得，以無油黑漆87層，無油銀朱色113層，使剔紅雕出龜與鶴。此作亦帶出他對「龍南」漆藝世家的期許，希望代代永續長存。

〈合盒筆筒〉係以金屬、布、紙和漆等複合媒材創作而成，以西卡紙切分為二，意喻合為一體，鑲嵌螺鈿意表項鍊，在筆筒口處做描金處理，形體角度對襯，顏色對比，紅為女，黑為男，作品呈現高貴、典雅氣質，亦具百年好合的喜氣。

自承從未對美術產生興趣的徐玉明，因為家族事業而走上漆藝之路，更因傳承的使命，讓他投身失傳已久的雕漆藝術，使他成為臺灣舉足輕重的雕漆創作者。🌿





將《聖經》寓言融入山景的木雕家張敬

## 張敬

木雕·雲林縣斗六市

50歲方跨入藝術大門，因緣際會與馳名國際的雕刻大家朱銘一起受教雕刻大師楊英風門下，張敬歷經近二十寒暑，近年才悟得老師楊英風耳提面命「簡化」的創作要領，刻出恩師遺願的「太魯閣」大山水系列。

張敬4歲即展露雕刻天賦，常在紅磚塊上以木頭敲鐵釘刻鑿圖案，學校的壁報由他包辦，美術比賽更不時得獎；但音樂、美術、體育被父親認為是無法餬口的行業，不得從事，所以他16歲時即在安排下進入鐘錶店當學徒，學習鐘錶修理、配眼鏡等一技之長。一次因緣，張敬巧遇前故總統蔣中正御用驗光師林嘉憲博士，在其極力栽培、教導下，習得一身好技術，爾後為更求精進，又到日本進修二年的光學技術，成為當時國內少數的留日驗光師，技術與名氣齊揚，29歲即自立門戶，開設「張眼鏡行」，並成為樹人工專光學科的兼任講師。

「我拜訪雲林地區十二位眼科醫師，取得醫師們的信任，病患要配眼鏡就到我這裡驗光」，在努力拓展下，「張眼鏡行」成為雲林地區民眾配眼鏡的首選。事業漸趨穩定後，平日喜歡養花蒔草的張敬，1970年從樹石藝術耆老林岳宗習樹石藝術，蟄伏多年的雕刻藝術天賦，終於在中年時萌芽。

「我49歲那一年，有一天作夢，夢中聽見上帝清楚地告訴我去學習雕刻。」張敬是個虔誠的基督徒，他認為這是上帝的旨意，決心從命。他將此夢告訴林岳宗，恰巧當時楊英風是林石協會會員之一，林岳宗說：

「好！既然要學雕刻，那我幫你引見楊英風大師，收你為徒吧！」一年後，張敬進入楊英風門下。人物寫實功力極佳的張敬，以《聖經》為題創作了〈引導〉，結實纍纍的葡萄樹、活靈活現的小羊群，作品備受已故的前故宮院長秦孝儀讚賞，並獲典藏。

「西洋的人物雕刻藝術已經發展到極致，且在國內你師兄朱銘已經大放異彩，你要走人物雕刻沒機會出頭，改走景觀雕刻創作才會比較有發展。」大師的話張敬聽進去了，不過一時間仍難放棄自己比較熟悉的人物雕刻。師承楊英風二年，張敬參加南瀛美展，他以一個掛滿笑容的斷臂老人及斷腿老獵狗為構圖，創作〈生命之光〉榮獲雕塑獎，可是這個獎卻引發楊英風的不悅，評其「細膩度夠，但生命力不足」；同年，他再以〈頌贊〉獲雄獅美術新人獎，這時楊英風給的評語仍相差無幾：「複雜，焦點太多，力道不足。」這件作品迄今仍放於家中，做為張敬惕勵自己的鏡子。在楊英風諄諄教誨下，他自此放棄人物主題，改朝景觀、山水創作。

花蓮太魯閣山貌變化多端、氣勢雄偉；立霧溪溪谷奇峻多變，磅礴中有靈動，楊英風認為，太魯閣是最能表現台灣精神的地方，因此要張敬以此地風貌做為創作題材，他依循師言，朝著山水雕刻創作。

創作須要歷經心領神會，作品方能臻於成熟，張敬雖依楊英風指導，以太魯閣山水為創作方向，但陸續完成的作品卻仍不脫繁瑣細節，為此楊英風在臨逝前仍不忘一再叮囑，要他將作品再「簡化」。為了完成老師遺願，張敬經常到太魯閣體會山川的壯麗，歷十年功夫才將作品「化繁為簡」，一刀刀刻出雄奇、磅礴的作品。

以太魯閣險峻、壯闊山景結合《聖經》意涵是張敬作品的主要特色。「仰望」系列的〈大氣無窮〉中，那隻仰望著疊嶂、崎嶇山脈的羊，似乎隱喻著張敬對藝術仰之彌高的感受。張敬以粗獷刀法表現狹長、高聳的層巒疊嶂，同時彰顯太魯閣峽谷堅硬的地質肌理，使作品富於表現層次。同系列的〈大氣化境〉裡，他以尖斜、直立、凹陷等刀法創造交錯的山脈肌理，作品氣象萬千，綿延的羊群則意喻上帝的子民。此般一步一腳印、刻苦走向希望，既是張敬創作的心路歷程，也是從信仰對生命的看法。

〈大尖山〉和2008的〈大氣〉，則表現出張敬悟得的「極簡」，及其賦予作品的闊然與大器。〈大尖山〉高聳入雲，俐落陡峭的線條可見張敬善捨的自制力；〈大氣〉則在一陡一緩間使構圖達到平衡，亦對應出逆勢與順勢的山路或人生之途，該作完成時，張敬心裡鬆了一口氣，他認為這件作品已達楊英風老師所謂的簡潔了。〈大氣之光〉以參差不齊的幾何三角形，雕刻出如扇之狀，直線、對比的構面表現台灣的光芒四射，這件是一體成型的作品，稍有不慎即會斷掉，險峻的銜接也彰顯驚、奇、險的巧趣。這幾件「大氣」之作，均呈現出少見於傳統木雕的磅礴氣魄，也成為張敬的雕刻最為人引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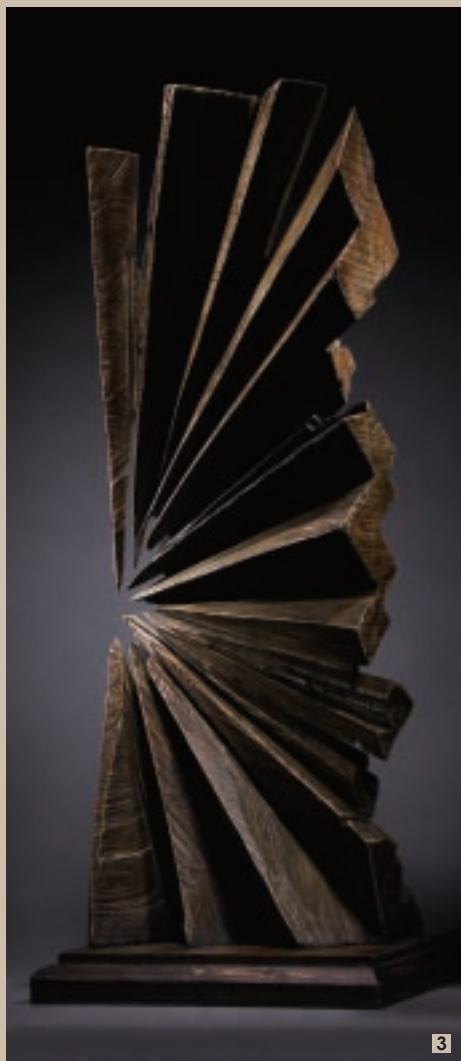




1



2



3



4

• 張敬：640雲林縣斗六市九老爺久安路215 號

- 1-〈大氣無窮〉似乎隱喻對藝術「仰之彌高」的感受
- 2-〈大尖山〉狀如101大樓，高聳凌雲霄。
- 3-〈大氣之光〉稜線分明，營造出光芒萬丈的氣勢。
- 4-〈大氣〉表現出極簡的闊然與大器





大器晚成但普獲肯定的木雕家陳文生

Chen Wen-sheng  
**陳文生**

木雕・臺東市建和里

每一條巷口都有一尊木雕，每一尊木雕都有一個故事。42歲無師自通的卑南族頭目雕刻家陳文生（Haku）引領族人，將部落打造成臺灣第一個木雕村，成功將部族文化帶進現代生活。

「藝術生活化，生活藝術化」，踏入哈古工作室，這句話很自然從心底湧現。鬆軟的砂石地，石頭砌成的台階，雕塑洗手台，花木扶疏，盛開的蝴蝶蘭，隨風搖曳送花香，木雕與環境融為一體，畫家蔣勳是這裡的常客。

大家慣稱陳文生為「哈古」（Haku），這個名字暗示著他不同於他人的出身。「Haku」是卑南族語的「木箱」，指的是往生者長眠的「棺材」。哈古父母婚後所生孩子均夭折，身為頭目家族的祖父認定無福才會無子嗣承香火，因此漠然看待哈古的出生，認定他也是個無緣的孫子，於是隨意起名「木箱」，未料哈古活下來了，承繼第六十九代頭目地位，不僅如此，還成為以木雕傳承卑南文化的藝術家。

42歲之前，哈古是個拿鋤頭、鐮刀，靠勞力賺錢的農夫。某日，他前往參觀臺東社教館舉行的原住民文物展，目睹木雕作品時讓他心裡起了變化；那日以後，他買了雕刻刀，平日作農事，逢雨天不能下田時，已不再喝酒，而是拿刀子雕刻，就這麼雕、敲、鑿、修……，無師自通雕出生命百態，更雕出自己的藝術人生。

「你是藉口敲敲打打不去工作，這是小孩子玩的事，賺不了錢啦！」家人不以為然地說。他心裡卻想著：身為一個頭目，難道只在祭典上帶領族人跳跳舞嗎？族人的文化保存工作、族人的傳統習俗與精神，難道不是更應該積極去保存嗎？讓這些部落珍貴的文化財產，藉由雕刻分享給大家，傳給下一代，才不負身為頭

目的使命啊！哈古執著不放下雕刻刀，他堅持要用作品傳承文化。

生活是創作的來源，哈古的作品皆與原住民的生活及文化、傳說、寓言相關。他是個說故事能手，神話、傳說，加上自己的想像力，賦予了每件作品或英勇、或悲傷、或溫馨、或勤奮、浪漫等不同的生命情境。雖然遲至四十來歲才開始木雕創作，卻因作品風格獨特，廣獲藝術圈的認同，雄獅美術曾為他舉辦個展，並使其成為專屬雕刻家。臺東縣的知名飯店，隨處可見以哈古作品當景觀或室內裝置的陳設，甚至受邀遠赴加拿大、紐約展出，哈古執著、堅持的意志獲得了肯定。

無師自通的哈古，創作前不須先繪稿，更用不著模特兒或照片輔助，所有的神韻、姿態全掌握在他腦中，一刀一刀神準地雕出記憶中族人的行止。不繪手稿的他，每次要創作前都會與木頭對話，並祈盼祖靈的指引，他說：「木頭也曾伴隨過先人，它們的生命比我還要久，所以我要尊敬它，祖靈會賜給我靈感……」，語中透露了哈古對大自然與祖先的尊崇。

哈古的兩個姊妹都出嫁他地，在〈姊妹情深〉中，他描繪姐妹返鄉帶著孩子一起敘舊的景況，作品中兩個姐妹神似的面容、開懷的暢笑，自然流溢了姊妹情深的感情，粗獷寫實的風格則展現了刀法之俐落。〈神鹿與公主〉的靈感來自卑南神話，敘述卑南公主與神鹿的淒美愛情故事。狩獵是原住民的生活方式之一，因此對於山裡的動物，哈古總能將神態掌握得絲絲入扣。作品中的「神鹿」以溫柔的眼神凝望著公主，公主則透出哀傷之情，四目盡釋無法長相廝守的遺憾。

在〈眺望〉中，哈古則將狗置於獵人身旁，說明了狗在原住民狩獵中的重要角色，作品中的原住民勇士肩揹山豬，腰配刀，手持長矛，一手弓起做遠望狀，狗兒跟隨在腳邊，狩獵者結實、無畏的英姿，狗兒機靈的神色，哈古寫實的表現功力，在此顯露無遺。相對於男性的狩獵，〈釀酒〉刻畫的則是婦女揹著小孩，將大甕裡的小米酒分裝於小甕，孩子好奇張望的家庭生活小節，兩作正好對照出卑南族的一般生活景象。

自幼放牛的哈古，曾目睹小孩因頑皮逗弄水牛，結果引發「牛脾氣」，慘遭牛角頂個半天高的意外。牛使力的勁兒，小孩張口哀叫的模樣，都進入了名為〈你不是我的主人〉的構思，令人觀之，事件彷彿歷歷在目。

「帶著微笑就沒敵人」，這是哈古的人生哲學。眼見競爭的社會衝垮昔日平和、寬厚的相處之道，令他不勝唏噓，他希望透過「微笑待人」的身教，重新喚醒相惜之情，也希望藉由作品說故事，讓下一代了解卑南文化，更希望透過雕刻，分享藝術之美與樂！





1



2



3



4

• 陳文生：950臺東市建和里建和二街17巷8號

- 1-〈眺望〉將陳文生的寫實功力展露無遺
- 2-〈姊妹情深〉中的兩姊妹都洋溢著幸福笑容
- 3-〈神鹿與公主〉靈感來自卑南族的神話故事
- 4-〈你不是我的主人〉充分表現出執拗的牛脾氣





將朽木巧妙化為奇藝的木工家陳茂輝

Chen Mao-hui  
**陳茂輝**

木工・南投縣名間鄉

如果孔子活在現代，他恐怕得收回「朽木不可雕」這句話了！因為在工藝家陳茂輝眼裡，朽木不僅可雕，還奇貨可居，更是他展現才藝的最佳媒材。

世界之所以美好、有趣，來自於每個人不同的思維、視野與創意；他人眼中之敝屣，可能是某人之希珍；情人眼裡出西施更不足為怪。住在南投的陳茂輝說：「別人說破洞，我看是『好康』（好洞的臺語諧音），別人說木頭上的裂痕是缺陷，我看是『利潤』（「裂痕」臺語發音與「利潤」同），做生意的人，誰不愛利潤呢？」於是帶著如同整型醫師妙手的陳茂輝，將殘缺都變成了一個個驚嘆號！

看天吃飯的行當，無奈的心聲如人飲水，颱風一來，大家都得繃緊神經，唯恐辛勞於頃刻間化為烏有。「我們家種三分田，一家人吃不夠，還要借米吃，做農嘸出脫啦！」只要是辛苦過的農家子弟，莫不會發出此類怨嘆！因此初中畢業後，陳茂輝就到紡織廠工作，但他又意識到做紡織沒技術，一輩子也只能當工人。

當年，因為公務人員一個月薪水二、三千元，木工車床師傅月薪則高達一萬餘元，所以陳茂輝改行學木工車床，經過兩年餘的學徒生涯，練就了深厚的根基。退伍後，他更上一層樓學車枳（「頂尖飾形」、「窗條」等），「有一陣子盛行撞球桿，後來是雕花的樓梯扶手」，到27歲回到故鄉名間當飾品、聖誕禮品的樣品師。「做樣品講究技術，須跟廠商要求的商品一模一樣，否則訂單就飛了！」因技術備受廠商肯定，翌年他就成立自己的工作室，開始接單生產。

任何行業都有高低起伏，曾經月收入高於公務人員數倍的木工車床師傅，到了後期也因為機器取代人工而備受衝擊。陳茂輝當時一度想轉行，他將多數機器賣

掉，僅留一台手工車床。就在萬念俱灰的時候，一個廠商上門請求幫忙收拾被車壞的樓梯雕花扶手，經過陳茂輝的修復，這整卡車的瑕疵品後來全部煥然一新，廠商毀而復得；陳茂輝的好手藝也就這麼傳揚了出去。

三義是木雕的代名詞，當年以奇木巧雕聞名，進而帶動了雕刻市場的風潮。某日，一位從事奇木巧雕販售的廠商將一些雕刻剩餘的零木拿給陳茂輝，希望他做成觀賞用甕或花瓶。儘管未做過此類作品，但喜歡挑戰的他仍然一試，結果車出的木花瓶讓客人十分滿意，也開啟了他事業的新契機。靠著口碑相傳，客戶不斷上門。然而，儘管觀賞用的木花瓶逐漸流行，但多數人不知製作源頭是陳茂輝，因為商人將他視為商業機密，他默默做了很長一段時間的代工，後來才逐步朝創作前進。

臺灣木雕以牛樟、檜木、肖楠、黃陽木等木材為主，陳茂輝則取漂流木、風倒木、枯立木、破裂木、腐朽木等失去外相與生命的木頭為素材，他將這些廢材予以再造，重塑出了其獨一無二的「自然美」。儘管他人不看好，但在陳茂輝眼裡，這些漂流木有些也是上等材料，經過大水沖刷，外貌雖然殘破，但是只要識貨，去蕪存菁，透過刨磨，運用材質本身的特色加以雕塑，每一件都具有與眾不同之美。

陳茂輝從殘缺中窺見美感的妙例之一，是其「看破」系列作品，此系列因為創意、美感十足，曾獲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主辦的第十屆工藝設計競賽入選。他也運用芭樂樹頭、荔枝、龍眼、相思木、竹等進行創作，這些在地的常見樹木在其慧心獨具的創意下，也皆別具風華。

人長瘤要花錢，甚至可能失去生命，樹長瘤卻是人們的眼中寶。〈舞〉就是以長瘤的樟木順其自然雕刻、琢磨而成，展現拙樸、奇絕的瘤紋；樹身、樹幹一體成型，一粗一細，仿若一男一女牽手翩翩起舞，渾然天成的巧合，是陳茂輝眼中的可遇不可求之作。

陳茂輝的作品題材多樣，在金豬年所作的〈金豬〉中，豬身是水杉，下垂的耳朵則以腐朽的紅豆杉黏貼，一對花梨木兜成了眼睛，模樣煞是可愛。斗笠則是另一件作品的主题，出身農家的陳茂輝，一直想刻一頂可以戴的木製斗笠，「以前刻過，但是太重了，戴在頭上像鋼盔，直到找到密度較鬆的梧桐木才克服重量問題」，陳茂輝解釋〈斗笠〉道。

然而，陳茂輝巧手回春的最佳例子，仍要屬〈對話〉一作。黃連木因為容易腐爛導致中空，故別名爛心木，但〈對話〉卻以斑斕的線條表彰其蓬勃的生氣，高低排列，瓶口相對的木瓶看似在宣揚，只要發揮創意，爛心木也有美麗的彩衣。



1



2



3



4

• 陳茂輝：551南投縣名間鄉中山村名松路一段59巷12號

- 1- 〈對話〉以斑斕的線條表彰爛心木的蓬勃生氣。
- 2- 圓胖的〈金豬〉可愛模樣很討喜
- 3- 梧桐木刻成、可戴於頭的〈斗笠〉。
- 4- 〈舞〉以長瘤的樟木順其自然雕刻、琢磨而成。





外型粗獷、刀法細膩的木雕家蔡清鈿

Cai Qing-dian  
**蔡清鈿**

木雕·宜蘭縣壯圍鄉

黑白交雜的長髮隨意用橡皮筋綁著、身著寬鬆的手染棉衣、說話嗓門特大、動作粗獷、不修邊幅的蔡清鈿，自稱外貌如流氓，因為外表與作品是個大反差，更讓人驚嘆其出神入化的細膩。

不愛唸書的蔡清鈿國小畢業那年，即告知父親要去學木雕，13歲的他隻身到臺北萬華，進入鑿花雕刻大師黃龜理的門下，學習傳統家具及廟宇雕刻。「我學了兩年就落跑啦！」原因是做師仔工一天才五十元，但當了師傅卻有一天四百五十元的工資，「當時公務人員一個月的薪資才六百元哪！」蔡清鈿回憶昔時風光道。

但是隨著兩岸開放，大陸廉價工資衝擊了臺灣的木雕市場，多數走傳統路線的木雕師傅紛紛轉型創作路線，蔡清鈿亦然。但是從學徒一路走來二十餘年的木雕傳統，並非一夕之間說放即能放，「以前刻的是浮雕，我花了四年的時間去忘掉傳統，不然被綁著怎麼走立體的創作呀！」蔡清鈿用臺語述說轉型歷程。

「要創作就要與眾不同！」書雖然念得不多，但蔡清鈿深知要從「匠」轉成「藝」勢必要有自己的風格，他選擇以細膩的精雕入手。「剛開始不知道木材的性，檜木、牛樟都刻不出我要的感覺，直到用到黃楊木，才覺得對味了！」主要係因黃楊木的延展性及透光度較佳的緣故。

蔡清鈿那時常以蘭花與昆蟲為創作主題，一體成型的雕工呈顯不俗的功力。為了精準雕出花草、昆蟲的形態姿態，他不時到野地觀察生態，將樣貌保存腦中，創作前不必繪草圖即能下刀雕刻出。創作時的蔡清鈿收起平日鬆散、嘻笑的個性，專注於創作，經常一下刀即十餘小時，晝夜不分地雕刻，累了就睡在沙發上，醒來繼續刻，精雕細琢的作品往往耗時數月才完成。

儘管對木雕有一腔熱血，不過蔡清鈿也曾因生活的困頓而迷失，淪入社會的黑暗邊緣打混過日，「刻得好有什麼路用！我看起來像流氓，別人也不相信我會雕刻，嘸好臉色啦。」因為曾遭以貌取人的否定，儘管練得一身絕佳功夫，卻有十餘年的時間，蔡清鈿為人作嫁當代工。

替別人創作作品，用別人的名字進入藝術市場，久而久之自然心有不甘，因此他在1999年成立個人工作室，全心投入創作。蘭花、絲瓜、蜻蜓、蜜蜂、螞蟥都是其創作題材，每件作品莫不栩栩如生。2002年，蔡清鈿開始參臺灣區木雕藝術創作比賽，初試啼聲即以〈池裡的蓮花〉勇奪第一名，並獲複合媒材類拿到第二名。2004年，他掄獲第五十七屆全省美展工藝類第一名。

昆蟲和植物是蔡清鈿的一貫題材，也藉此表達了他的人生觀。例如〈歲月〉一作，是蔡清鈿對生命的回顧，一體成型的黃楊木上，陳列著一雙木屐，一隻完整並長出蕃薯，另一隻卻殘破不堪。蔡清鈿表示，後面的破木屐是自己的過去，前面長出蕃薯的木屐則是未來，這件作品意喻著拋掉殘破，迎向希望的未來人生。〈苦盡甘來〉是另一件具激勵之意的作品。蔡清鈿刻出一株苦瓜盤纏在被砍除的竹子上，已枯萎的肢體，僅存殘破、敗壞的苦瓜軀殼；一隻蝸牛由竹頭根部緩慢爬升，一隻蜜蜂則以騰空之姿，尋求瓜藤可能的養分，努力生活的物體相互對應出生機，最後在截斷的竹頭冒出新筍，長出蕈菇，此作刻意製造毫無生趣的表象，卻又創造了生命的延續。

讓蔡清鈿拿下五十七屆全國美展金龍獎的〈力與美〉，則藉獨角仙以頭部巨角奮力撐起樹皮的圖像，呈現從無到有的打拼衝勁，「人生要打拼，肯打拼就有力量，可以像獨角仙撐起一片天。」蔡清鈿正色地說。

有「仙履蘭」、「淑女拖鞋」、「女神之足」之稱的拖鞋蘭，奇異的造型總受愛蘭者垂青。擅長雕刻蘭花的蔡清鈿在〈拖鞋蘭〉中，將蘭花的袋囊與花瓣刻畫出鮮嫩、輕透的質感，蘭莖上的毫毛；挺勁的蘭葉，細膩表現葉脈分明的紋路，表現出其特殊的形態與韻味。

「不是雕得漂漂亮亮就是好作品，有生命才稱得上是好作品……，人若沒經過風浪，創作無法深刻」，蔡清鈿對創作的深刻感受，植根於生活的顛沛體驗。他和世界上多數的創作者一樣，都經歷了窮困潦倒、心靈磨難，最後才將苦痛經驗內化成創作的泉源，因而他的每件作品都有其背後的故事，也都為他視如骨肉，不輕易出售。〈拖鞋蘭〉是他在生活窘迫時唯一被收購的作品，「要喜歡這些作品，想收藏才能保存下來，才會有價值」，他如此說道。





1



2



3

• 蔡清鈿：262宜蘭縣壯圍鄉壯濱路五段186巷6號

- 1-作品〈歲月〉是蔡清鈿對生命的回顧
- 2-〈苦盡甘來〉闡述毫無生趣的表象，實則是生命的延續。
- 3-〈拖鞋蘭〉細膩掌握了拖鞋蘭的形態與韻味